琳恩图书馆之前

樊启狄

2017年6月15日

刚来南科大时，学校这个图书馆还没名字，大家就给起各种外号，有叫海绵图书馆的，有叫鱼鳞图书馆的，更过分的，有叫发糕图书馆的。后来有一次做志愿者，跟书院老师在行政楼的展览室聊天，说学校在出售图书馆的命名权。果然过了没几天，就听说一位香港慈善人士以两千万港币给图书馆命名琳恩，又听八卦传说琳恩是他初恋情人的名字。从那以后泡我校图书馆就莫名多了一种奇怪的浪漫气息。

大一大二的时候，没专业课的负担，泡图书馆喜欢去一层。原本初衷是不想爬楼，结果正巧发现一楼都是文学小说国学经典，从此更加喜欢在一楼消磨时光。那时候经常在一楼找到一些只听过名字的著名小说，总是发愿要看完，结果贪多嚼不烂，大都只看了个开头。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当年在一楼遇见的都梁的《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荣宝斋》，贾平凹的《废都》，古色古香的线装本宋词，更神奇的是我还找到了金庸小说全集！现在回想起来，记忆中的图书馆一楼简直像是一座宝藏。

那时候的一楼还没有麒麟书吧，没地方剁手喝咖啡，有的就是寻宝区一样的书架。有一年图书馆做了一个“过去一年只被借阅过一次的书”的活动，在三楼做了一个展台，邀请借阅这些书的幸运儿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在一楼借的一本《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不幸入选，又害羞地觉得长得不帅不好意思按要求发自己和书的合照，只去到那儿单拍了书的照片支持了这场活动，结果还是意外的得到了一个图书馆纪念马克杯，炒鸡开心。

后来上了年纪，选了专业，就经常地去到二楼专业书籍区域寻宝。有一段时间选了不少数学课，经常泡在二楼看参考书，书太多又不知道哪本讲得好，只好相关的每本都借来对比着看，每次费时费力，一点学习热情都给消磨完了。这时候借的书变了，也多了很多吐槽。不得不说咱们学校的学生素质还是良莠不齐，从借书上面就看得出来：有素质差的，借来的教辅书直接拿着中性笔就在书上把习题做了，完全不考虑下一个借这本书的同学的心情；素质好的也能让人感激涕零。有一次我又在费神地对比参考书，忽然发现其中某一本的扉页上被人用铅笔写着“此书很渣，有很多错的（包括习题），慎用！！”感动得我想当即给此人叩首道谢，有此造福人类之举，阁下真可谓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四好青年啊！

随着年岁的上涨，我又慢慢爬上了三楼。主要原因还是蹭图书馆电脑。私密的研修间虽然也很诱人，有点遗憾，我却还没用过，主要是没什么需求，偶尔想去体验体验却又发现被抢光了，这时候就只好到旁边机位上找台电脑坐下开机缓解尴尬。后来除了找书我也不常在三楼逗留，因为三楼太冷。有一次跟一楼门口的保安大哥聊天，跟他吐槽起三楼的空调，他说，“这也没辙，空调从三楼往一楼吹，要么一楼的太热，要么就只能三楼的冻点，自己披点衣服。”从那以后，我更加坚定了不呆在三楼的决心。

有时候跟小伙伴一起做项目，会去到二楼的多功能厅。开放式的气氛没图书馆那么严肃，跟队友也能尽情讨论，中午直接就睡在长条沙发上。因为是独立的大厅，也会有很多进不去图书馆的朋友在这里睡一会午觉，有的是保洁的大叔，有的是来参观学校的朋友，他们虽然进不去图书馆，却也能一定程度上享受到图书馆带来的便捷。这一点上，咱们图书馆可谓把握得很合适,点赞~

深圳最令人爱的一点就是她的活力，总是在变得更好，这一点从深圳的南科大，南科大的图书馆就能看出来。咱们图书馆因为成立较新，馆藏不全，所以在这方面非常努力，不管是永远不停地对各大数据库资源的买买买，还是光速一般的荐购效率，都甩别人家的图书馆几条街。以前图书馆一楼中间的过道特别滑，因为雨水侵蚀的原因还经常翻修，每次下雨天走到这里总要小心翼翼。后来命名仪式前夕学校给彻底翻新成了木地板，再也滑不倒了，不过也不知道这点要不要感谢琳恩。

要毕业了，离开这座呆了四年的大学，临别之际只怪自己泡在图书馆的日子不够多。见证图书馆一路走来，从发糕到琳恩，从一楼大厅每学期的荐购书展，到大门口或多功能厅的主题展览，从一楼装修前昏暗的灯光下伴随文学经典的蚊子，到三楼电脑旁陪伴MasteringChemistry的冷气。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毕业最大的损失就是不能像以前一样任性的来图书馆借一大堆书了，也不知道学校对毕业的政策是怎样，希望毕业不会是我和琳恩的分手，希望以后还能说来就来，泡那位香港慈善家的初恋。

感谢四年有你！